

大 明 湖海英雄傳



天津新聯出版社發行

高陽縣新題

大明湖海英雄傳

天津

新聯合出版社發新



武俠小說
大明湖海英雄傳

第一集定價大洋四角

內政部有著作權登記
商標局登記
禁止翻印

本書著者

新聯合小說編輯室
蔣珍庭

校正者

葛博學

印刷者

新聯合出版部

總發行

天津城內鄉祠東門牌十五號
新聯合出版社營業部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

大明湖海英雄傳序

人類生活於宇宙之間，對於物質，不可須臾相離，物質在洪荒之世，本無經濟價值。因人類之繁殖，日益增多，但物質有限，社會組織始生，私有制度政治上遂形成兩大階級，治者與被治者。治人者以其政治上之優越權力，指配大眾，任意榨取其勞力所得，供諸特殊階級之享受，物質慾望滿足之後，而有聲色，犬馬之好，致於民衆之痛苦，毫不顧惜，大眾感於生活之困難，以利害相關，組爲一體，推翻其不良之政治取而代之，則爲民族英雄如劉邦是也，間有痛恨官府，壓迫民衆，嘯聚山林，打劫不義之財，用以救濟勞苦大眾，則爲草莽英雄，如水滸傳所記載者是也，明朝末日連年荒旱，人民啼飢饉，居其上者，倉有餘糧，而不知恤，所以有張獻忠李自成聚衆倒明，湖海英雄傳亦此輩之亞流也，係描寫明朝末年官府之可惡無微不至，諸位英雄鋤奸之舉，令人閱之痛快淋漓，閱斯書後，爲官吏者，當知有所取捨也。不佞有生以來，最喜觀俠義戲劇，演至剗刃於貪官污吏之時，莫不高聲叫絕，對於奸人賊子，莫不恨之切齒，惡人不殺，是又何哉，必也勢迫而易其志，私因利誘而變衷，吾願此說部問事，藉此糾正世道人心，故此列在卷首，作爲敲門之磚此序。



蔣 珍 庭 肖 像

華耀輝



歐陽尙



王永年



葉長清



陶六章



周連璧



小俠義說

大明湖海英雄傳前集卷一

蔣珍庭編著
莫博學校正

第一集

虬髯客初遇擒龍叟
無髮俠三訪伏虎僧

衣食無虧便好休 人生在世一蜉蝣

石崇未享千年富 韓信空成十面謀

詩曰

花滿三春鶯代恨 菊開九月雁含羞

山林幽靜多清潔 何必榮封萬戶侯

話說由古至今。各種小說脫不開忠孝節義。禮義廉恥。報應循環。做好事得正果。做惡事遭報應。著者的這部小說。是根據已故評書大家。鄙人授業師。常君杰森家藏秘本。名曰湖海英雄傳。是書內容。穿插緊湊。有意想不到的奧妙。提倡好武精神。內有醫卜星相。孝悌忠信。怪力亂神。巧言談情。三教九流。無奇不有。是為長篇小說宏著。由始至終四百三十回。專長武俠擊技。並用評書口吻。披露報端。望閱者諸君指教是幸。閒言少叙。書歸正傳。話說這雲南省有一道大江。名曰濫滄江。江水涵湧。海浪波翻。水流作聲。聲如牛吼。波浪滔天。真稱得起無風三尺浪。令人睹見。胆戰心寒。就不用說不會水性的看見駭怕。就是久

在水面生活之人難見也要爲難。就說這江中水流就够汹涌了。還有一件要緊大事。就在這濫滄江中發現一種水怪。十分凶惡。在一月中。不願意出來。也出來三四次。只要一聽見江中流水特別一響。就知道這水怪又要出來了。無論江面上有多少大小商船。一聽見就得趕緊躲避。往遠處撐開。倘有藏躲不及。就要人死船翻。可是大家就知道。水中有東西。那位也沒看見是怎麼長像。說話的光景。就鬧了一年有零。就沒有相當人材。把這江中水怪制服。在這濫滄江。有一家養船的。此人姓吳。單字名林。號叫文登。他在福建省做過一次守備。後來因爲年歲到了。告老還鄉。回家樂守田園。別看老頭子吳林。全六十多了。身體到是健全。自任上回來。到了自己家裏。衆鄉隣一看。吳爺回來了。個的個樂嘻嘻歡迎。老頭子就把鄉親們讓到家中。仔細一看。位位臉上。帶着一種愁容。老頭子吳林。見此光景。因問道。諸位兄弟。大哥們。是我上了幾歲年紀。眼花了是怎麼着。怎麼我看你們諸位。臉上帶着一種不喜歡的樣兒。大家聞聽。不由咳了一聲。叫道。吳爺。並不是您眼花。是我們心裏有事。全帶在面上了。老頭子吳林聞言道。諸位兄弟們。有什麼事。至於這樣兒。不妨跟我談談。有一位鄉鄰姓李。排行在五。跟老頭子吳林。還論個左右。接着說道。吳老大爺。跟您把這個事叨念叨念。您說咱這村子裏。二百來戶人家。全依着什麼生活。吳林道。不是有養船的。有管船的。再不然就是打魚的嗎。李五聞聽咳嗽道。對了。不是全仗着這道大江吃飯嗎。就出來這麼一樁逆事。李五就把江中時常發現水怪事的。前後一說。老頭子聽罷。連忙

道。老五。濫滄江中。有這樣水怪。咱們有損失沒有呢。老五聞聽老頭子吳林這樣問。眼含痛淚道。老爺們你就不用提了。咱們要是沒有損失。叫他闖去。眼睜睜養船的損失堪稱不小。就說我吧。家裏養船不下十五六隻。大的真有十幾丈的。小的也有七八丈。有誰想。自從遭了這種損害。十隻中。損失足有八九。就說咱這二百來戶人家。沒有一家沒有損害的。小子我。因為這個事。廢炊斷食。整夜的睡不着覺。你說也不怨我。睡不着。眼睜睜這不是明情事理在這擺着了嗎。這麼一年來的。每人就有這麼大的損失。真要是日了一長了。連這一日三餐。全有莫大的危險。您說他是個神怪吧。給它燒香禱告。它也不懂。就說拋在江中的活豬活羊。都沒數了。我看他沒有日子走了。弄得咱這一村人。個的個束手無策。今天我看見老爺您回來了。我也不管你忙着閒着。跟你報告報告。我想你在外面。經的多。見的廣。歲數又比我們大幾歲。或者你能出個主意。把這水怪降服。這是對於大家有益的事。不怕一家攤點錢呢。那都沒有甚麼關係。老爺子。你有甚麼高明主意沒有。老頭兒吳林。把話聽完。跟着說道。諸位。這個事情。我一時。我也想不起來。有什麼話。咱是明天說。亦並不是我不着急呀。我非得想個圓滿的法子。那才算對。衆人聞聽。一同說道。好吧。老爺子。我們也要走了。咱是明天濫滄江江沿那兒見。吳林說道。衆位老弟們。何必這樣忙呢。咱再說會閒話。再定也不算晚哪。衆人道。不必啦。等咱把這場事。辦完了。往後喝茶聊天的。日子太長了。咱是明天見吧。老頭子吳林道。要是這麼着。我亦不強留了。衆人道。不客氣。明

天見吧。衆人走後。老頭子吳林。到了自己臥房。也沒往後面去。自己前思後想。這濫滄江下。出現這樣水怪。絕對的小不了。我怎麼可以治他呢。自己想了多半宿。才把主意拿妥。到了第二日早晨。早早起來。出了街門。奔濫滄江來了。好在一樣兒。離着自己家也不遠。功夫不大。到了江沿。剛然把身形站穩。衆養船的。打魚的就過來了。個個樂嘻嘻說道。吳爺。來的真早哇。你這個主意。想好了沒有。吳爺道。我到有個法子。不過太笨點。不知你們太家用過沒有。大家道。吳爺。你說說我們聽聽。是怎麼一個法子。吳林道。我想咱去貼告白條。招有水性的前來應徵。咱們大家湊出一筆錢來。對人家說明白了。有會水性的。自管下江。隨便帶着傢伙。只要能把水中這一種水怪治死。可以酬多少錢。一來自己可以落錢。二來替這一方除害。誰要願意去。亦估量着自己水性。能在這水中。開晴視物不能。要是水性稍差。簡直就不用下江。還有一樣兒。最要緊的事。人只要一下去。死活與我們無關。大家聽聽這個法怎麼樣。衆人一聽。遂道。老爺子。你說好便好。無論什麼事。全依着你了。吳爺聽了道。既然是大家這樣重看我。咱就這麼着辦了。老頭子吳林。這才找一位能寫的。打好告白詞底。挨着一張一張的寫。然後圍着濫滄江。各處一貼。報名的地方。就在濫滄江沿。水旱脚行下房。這個告白一貼。會水的全來了。到轉過天來。老頭子吳林見着報名的這才說道。諸位。看見沒有。遠方來的。咱就不提了。就說看見的。這江中水怪一來。連船帶人都給攪翻了。大家打算下去。必得量材做用。想想自己能行或不行。要是自己覺着不成。留

神自己性命。如果下去。把水怪治死。酬勞三百兩。每日還可以在這脚行。拿船業佣錢。大家可得酌斟着性命。可不是玩的。老頭子把話說完了。也有不願去的。也有站在旁邊看熱鬧的羣中就有幾名。願意下水捉拿水獸。敢情這幾位。還真叫不含乎。有一位姓王名叫三能。也是久在江面做買賣的。有個外號叫作浪裏無蹤。還有一位叫不沉底張順。一共是十名。把手續辦完。到了水花一響。老頭子吳林道。諸位。看見沒有。這水獸可又要出來了。衆報名水路英雄。個的個抖身跳入江中。功夫也不甚大。上來四五個。老頭子吳林問道。諸位怎麼樣。看見什麼了。各位搖頭。棄水登岸。到了上面。這才說道。吳爺。算我們不成。到裏面睜不開眼。看他們幾位的吧。我們要走了。吳爺一看人家都不樂意了。只可點頭。後來那幾位上來。也是那樣說法。全都告辭去了。就是這麼一來。足有一個多月。一點頭緒也沒有看出來。所有下水的人。也有上來的。還有下去沒上來的。以後日子一長了。就沒有人敢下水捉怪去了。老頭兒吳林一看。衆鄉鄰一個個交頭接耳。全談論這件事。到把吳林鬧了個不合適。自己一賭氣。回到家中閉門不出。一個人坐在屋裏悶悶不樂。一幌就是兩天。吳爺也沒出門。自己有個老生子。今年才八歲。乳名兒叫平。號松年。松年一看老爹爹這樣兒。站在旁邊。遂叫道。老爹爹。你心中有什麼事至於這兩天沒出門。我母親看着不放心。打發我問您。老頭兒吳林一看孩兒問。回頭看了看。不由低頭。咳了一聲。叫道。孩兒呀。你年青的太不懂的甚麼了。要是小事。我不能這樣兒。不是這回我太難看了。由打我一回來。他

們大家都重看我。叫我出頭做個頭目人。想個法子。治這江中水怪。有誰想我出了一個主意已經一個多月了。一點頭緒也沒看出來。所有咱們這二百來戶養船的。一家一家全拿了錢了。你說人家拿錢。到底可以看點甚麼。直到現時一點頭緒沒有。未免爲父我這裏落的怨言不小。所以我才兩天沒出門。自己坐在屋中。悶悶不樂。我想再照着這個樣兒。再有一兩個月。就不用說比咱不如的。就說咱。全有了危險了。你想自從我接受先人的船業一來。只有三五十一年。也沒聽見說。江中鬧過水怪了。這不是該着咱這村子人遭難嗎。要是還照着這樣下去。咱這一村子人。那就算完。誰架的住一天不進分文。眼看着船。不能平安通行呢。再說不打這個江走吧。又不行。這是一條海口咽喉之路。咳。就是這段事。就可以把我愁死。小孩聞言。便無話可說。就在這麼個功夫。村中將然定更。就聽外面。人聲吵雜。老頭子吳林。聽到這裏。這才止住了談話。側耳細聽。外面喧聲。在先前聽着聲音極遠。趕到後來。越聽越近。似乎來到自己門前。老頭子吳林。微微一怔神。門外有人叫道。吳爺在家嗎。你還不出來看看去。簡直的要了命啦。吳林一聽。直吓得目直口呆。搶步向前。來到街門。大聲道。那位叫門。有什麼事嗎。就聽外面有一位年青的大聲說道。噯呀。我的老大爺。鬧了這麼半天。你真的。連個影兒還不知道了。走。你跟我看看去罷。吳林一聽。趕緊開開半截籬巴門。留神一看。來了人位不少。也有抗着行李的。也有提着包裹的。衆人等攆老扶幼。一個個叫苦連天。老頭子吳林一看。不由大聲道。你們大家這是甚麼事至於這樣兒。衆人說

道。我的吳爺，快走。江岸都跟岸上一般平了。老頭兒吳林聞言說道：「鄉親們是真的嗎？」衆鄉鄰齊聲道：「我的吳老爺子，你真糊塗。這都到了甚麼時候了。我還敢跟您說笑話。來，來。」隨我到江岸上一看便知。吳爺點頭。衆人在前。後面緊跟着老頭子吳林。一直往江岸走。好在一樣兒。離着濫滄江。並不甚遠。功夫不見甚大。已然到了濫滄江切近。老頭子吳林留神一看。江中水流真如同牛吼。聽見這種聲音。令人聞着胆寒。又在黑夜光景。借着這星斗之光。看見江中之水。來回亂滾。也就離着岸上一二尺也就上來了。老頭子吳林看罷。咳嗽道：「諸位鄉親們，還是趕緊回家收拾。據我看，這還是這個時候，還有一二尺就要平岸了。等到大明長潮之時。一定水淹咱們吳家莊。衆人聞聽齊聲道：「吳爺你就預備您的就是了。我們已然由白天就安置妥當啦。吳老頭兒聽了說道：「既然各位把家裏之事。全安置完畢。何必在這兒站着呢。你們真叫遇事則迷。赶快預備土袋搭一個大堤。到了長潮之時。不還可以多塘一點時候嗎。真要水上了岸。再想走。都來不及了。衆人聞聽如夢方醒。抬着行李的也放下了。各自分頭搭捻。也算人多好幹活。直忙合一宿。圍着吳家莊臨江近處搭了一道土堤。衆鄉鄰全都是個奮勇。也仗着性命財產的關係。到了大天明。把土堤就搭好了。高約有三四尺。這時老頭子吳林也跟着忙合。不知不覺已然太陽都快出去了。仔細望江中一看。江內之水。還是那樣作響。未漲未落。衆人等看罷。才把心放下。就說再漲也不要緊了。太陽出來可以看的見甚麼了。大家正在發怔之際。就看在人羣後有一年在四旬開外之人。

• 仰天長嘆。咳。蒼天哪。蒼天。想我王龍。自幼兒接受父業。在濫滄江上養一隻魚船。有誰想在今年三月光景。被江中水怪翻沉。幸而我未曾喪命。好容易又在李爺家中。當一名船頭。有了棲身之所。一日三餐有靠了。現在又發現這樣大水。江面不能行舟。誰跟我有仇。我看老天爺。你就跟我過不去。今生今世我不能與你對敵。我歸在地府陰曹。也要告你。完了。我有話也不說了。那人把話說完那個意思。要投身於水。老頭兒吳林看了個真真切切自己將要上前攔攔。留神一看早有人攔住。口中說道。王龍。你作甚麼。年青青你也要想想害你的人。是老天爺不是。據我看咱這一次受害。不怨別人。我也不知道。這位在沒在。就是住本村口那個吳林。我說說這個理你們大家聽聽。怎麼他這些年沒在家。也沒有這個事呢。他剛一回來就有水怪發生。我看是他帶來的。他在外面。還不定做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呢。他當是把這一般愚民瞞過去就完了。他可不想神佛有限。這才派水怪前來攪鬧。水淹他的住所。這個吳家莊就是他一家住着成了。何況咱也在此跟他受累。這個人正在說着高興時候。猛然有人拍了他肩頭一掌。叫道。老二。你不用說這招搖事非的話了。這就叫天塌砸大家。再者說老頭子吳林。爲人不錯。你怪說老頭子行爲不好。分明你這叫信口開河滿嘴胡說。既到這個地步。誰也不能瞞怨誰。這就叫聽天由命。大家正在紛紛說話之時。就聽有人說道。老前輩們可了不得了。這水我看着又漲了。這句話還未說完。所有的人一個個顏色改變。全都是驚驚慌慌。平常這種水怪。還好一點。今天可跟往常不同。這道濫滄江。平常無

故就長了六七尺水。水怪這樣一鬧。就有出潮之患。一位位面面相觀。那叫束手無策。就在這般光景。可有老頭子吳林在場。看大家如此的着急。這才搶着說道。諸位。我攔你們各位的清談。我是個爲首的。辦這濫滄江之事。雖然一點成效沒有。還落點閒言閑語。今天我要明明心。我將身跳入江中。看看水獸對於我怎麼樣。真要是我一下江。水怪不鬧了。那真是我行爲不正。雖死地府陰曹。我也應該。比如說我死後。水怪還是這樣鬧。那就是有說我不是的。那都算非言。老頭子說到這裏。氣恨恨那個意思。打算抖身跳入濫滄江。就在這個時候。有一人高聲喊喝。聲似宏鐘。口中說道。這位老朋友。千萬不可這樣兒。真要是你跳入江中。水流凶湧。焉有你的命在。既然水中有怪。不才我可以替大家。分分神。成不成那就但聽天命。衆人聞聽大家彼此全都觀看。但只見說話這個人。站在了面前。中等身材也有六尺多高。身上穿灰色短靠。藍絨色靴着十字絆。一巴掌寬米色英雄帶。雙搭蝴蝶扣。腳底下穿着青緞子快靴。在肩頭上微露着幾色燈籠穗。閃披古銅色大氅。頭戴醬色鴨尾巾。頂樑上橫着一道黃絨。面門上帶有九瓣蓮花壓頂。顫微微恰似鷄啄碎米。望臉上觀瞧。紅撲撲臉面。亞賽熟蟹蓋。兩顴高腫。一雙龍眉。黃眼珠子。恰似兩盞明燈。大獅子鼻子。四字闊口。連鬚鬚鬚。一部銀髯。散滿了胸膛。大耳有輪。天然帶着福像。左脇下佩帶一口刀。黃澄澄刀把。二藍腕手。綠砂魚皮鞘。大家看罷。吳爺搶步抱拳說道。這位老英雄。攔住了我等。不知你老人家姓字名誰。家住那裏。望您當面請講。我等願聞。老頭子聞聽。微微含笑。用